

造船借风好远航

□ 金晶



7 星期话题

出版“走出去”并非易事，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开始修炼“硬功”，在壮大自身实力的过程中“造船出海”，布局海外市场。

刚刚闭幕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传来喜讯，中外出版商在图博会上共达成版权贸易协议3667项，比上年增长11.2%。其中，我国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2091项，比去年同期增长12%，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33，中文图书版权输出成果进一步扩大。数据表明，作为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承载中华文化的图书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 多点带动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有着170年历史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牵手”开展战略合作，双方将实施多领域合作，致力于向世界推广中国最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平台呈现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让数以万计的海外学者能够快捷地了解中国的科研状态及成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法国第三大出版集团达高集团签约我国云南本土漫画家李昆武的系列作品，包括《春秀》、《云端上的铁路》两书的中文版权引进，《伤痕》法文版权的输出，以及英文、德文、丹麦文等其他语种在海外推广合作。而《伤痕》法文版也将是我国第一部输出欧洲的、讲述抗日战争历史的纪实漫画；

——凤凰出版传媒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圣智盖尔电子书图书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78卷、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10卷、50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通史》这两部大型著作，将通过圣智盖尔电子书图书馆走向世界；

另外，商务印书馆与荷兰威科集团举行

了中国法案例“走出去”版权贸易签约，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也邀请200余位海外展商开展了新书发布、贸易洽谈，输出版权有望超过400项，其中输往非华语地区的版权项目超70%……图博会上的一场场签约，也是当下出版市场的动态写照。

“随着这些年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理论动向也越来越感兴趣。这一领域要有中国学者自己原创的研究成果和声音。”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李文涛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中心已与斯普林格出版集团签订了开放式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出版每年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

“这些作品能透过平民视角和独特笔触，用融通中外的漫画形式去讲述普通中国人的人生故事，传达普通中国人的朴素感情，不仅打动了中国读者，也打动了西方读者。”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这样评价李昆武的漫画。

从一个个项目里，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出版“走出去”渠道正在增多，所涉及领域也逐渐拓宽，呈现出“多点带动”的良好走势。在一众“出海远行”的出版物中，不但有获国际殊荣的文学作品，还有平民视角的漫画创作；不但有珍贵价值的史料呈现，还有扎实严谨的学术著作。这些出版物类型日渐丰富，也从多角度向世界传递着我国多元文化的气息。

□ 借“风”远行

尽管我国版权输出数量逐年增长，版权输出途径不断创新，但许多在海外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国内出版企业都明白，出

版“走出去”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开始修炼“硬功”，在壮大自身实力的过程中“造船出海”，布局海外市场。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为例，通过多年经营，该公司目前已拥有海外出版发行网点28家，遍布美、加、澳、英、法、德、俄、日、韩，以及香港地区，包括7家分公司、9家出版公司、13家书店和合资发行公司，已形成目前我国出版业跨地区、跨国、跨所有制经营的全球最大出版发行网络。

锻炼筋骨之外，借风借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如上所及，这些年在了解世界的过程中，世界也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进一步挖掘这种需求，运用有新意的策划将其转化为具体选题和内容，将形成一定的购买力。这方面，于丹《论语心得》海外发行超过36万册便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可借之“风”还有当下技术革新带来的数字出版大潮。对此，国内已有企业尝试发力。

上月底，作为数字出版服务型企业的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两款国内首创的数字产品，即“基于XML数据库技术的数字出版平台”和“B2B国际营销平台”。其中，“B2B国际营销平台”便是同方知网根据海外图书馆市场需求和特点，为国内出版社量身打造的“国际直通车”。

据同方知网副总经理张宏伟介绍，应用该平台，国内出版社可按照国际数据标准对自身数字内容进行再加工，进而更好地扩展海外图书馆中文馆藏。此外，同方知网的“作品评价”和“定向推送”等个性化功能，还可将海外机构图书馆的大量读者吸引到国际营销平台上来，最终实现出版物的主动国际营销。

“相对于一些数字出版领先的国家，国内数字出版走出去更显得‘道阻且长’，需

要参与者在开启全球视野的同时苦练内功。”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孙述学表示。

□ 人才为先

国际化、数字化的浪潮，为全球出版界带来一波冲击。乘风破浪，我国出版业海外“出航”还需要好的船长和舵手，需要大量优秀人才储备。然而，人才缺乏目前已成为摆在国内众多出版企业面前的一个长远而又现实的问题。

翻译人才是主要方面。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曾向媒体表示，目前中国缺乏将中文优秀作品介绍给外国读者的高水平译者，导致很多优秀的作品难以走出国门，文化“走出去”仍然任重道远。此外，从市场角度而言，对国际出版市场分析研究、精于国际图书市场策划的人才需求依然旺盛。

经营人才也存在一定空缺。从实物出口、版权输出到共同出版、资本输出，随着我国出版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形式不断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水涨船高。如提出“跳出出版做出版”的安徽出版集团，在开拓海外市场时除了做好图书出版外，还将重点放在了录入、印制外文图书等文化服务贸易领域，以及加入中国元素等附加值的“文化装备”上。有此布局，该集团也在多年前即开启计划，吸引和培养复合型人才，打造专职对外合作人才队伍。尽管如此，该集团国际业务部主任包云鸣表示，企业内部培养文化、经济和法律方面均有涉猎的复合型人才，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需国内各高校针对文化输出进行专门培养。

博物馆之旅

古代文人朝夕不离笔墨，一如现代人手边不离手机、电脑。古代人写字作画，笔墨是必需品，好笔佳墨不易得到，遇到了自然就存一些备用。随着笔墨制作技艺日渐精良，其本身也都成了艺术品，为人们喜爱和珍藏。在上海就有这么一家笔墨博物馆，专门介绍展示笔墨的制作技艺。

上海笔墨博物馆位于福州路上，不大的一间门面，淡蓝色的大门明显与旁边的门店区别开来。进门上二楼，是一间百十平方米的房间，主要展览笔墨的制作工艺，以及部分笔墨精品，并着重突出了海派笔墨制作艺术，有点有面，足当得上“虽小却巧”4个字。

自进门伊始，展柜里就展示着制墨的主要原料，比如油烟、工业色素炭黑，以及牛皮胶、鹿胶等等。接触过墨块的人都知道，加工粗糙的墨块都有浓重的臭味，而制作精良的墨块则色香浓郁，这其实是因为墨的制作原料里添加了麝香、檀香、丁香等香料，有的制作者还会加上金箔、珍珠、玉屑，增加墨块的光艳和厚重感。

明清两代是古代制墨的全盛时期，形成了歙县、休宁、婺源3处不同的区域特色，并出现了罗小华等制墨名家。在这些名家的努力下，制墨的形制千变万化，文饰也日趋精美。这让墨块从单一的书画用具，一跃成为工艺美术品。

上海笔墨博物馆

细致而微谈笔墨

□ 李治国

既展示制墨工艺的演变，也突出海派微墨，是这家笔墨博物馆的特色。鸦片战争之后，在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带动下，安徽徽州的“徽墨”手工业大规模向上海迁移，制墨艺人与海派书画家交往还、互相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微墨”。尤其在墨模雕刻艺术上，运用“平底浅浮雕”的表现手法，呈现出别有味道的中国画笔意和墨韵。

当年的墨工或许不曾想到，区区墨块也能当作国礼赠送外国友人。展柜中，存有一封上世纪80年代外交部致上海墨厂的感谢函，函中说，上海墨厂制作的高级礼品墨多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均受到好评。函中还特别提到了一款赠送给日本友人的《雨中岚山》墨。该款礼品墨是以日本京都岚山公园“周总理诗碑”为题材，“五铢通景”款式，墨面是廖承志书写的周恩来总理早年创作的《雨中岚山》诗，墨背雕刻唐云所作水墨《雨中岚山诗意图》。外交部评价这一套国家礼品墨“画面典雅、选材优质、制作精细、装潢考究，堪称墨中的上品”。

毛笔一列的展柜布局与墨品展柜如出一辙，也是在介绍毛笔制作工艺之时突出上海特色。颇为别具一格的是，毛笔展柜中，特意展示了林散之、潘天寿、李可染等书画大家使用的毛笔，让一管管朴实无华的毛笔，陡然增添了无限韵味与遐想。记者注意到，展柜里还展示了由鲁迅纪念馆提供的鲁迅先生用过的毛笔“金不换”，鲁迅先生曾说：“我只有一支笔，名曰‘金不换’……是我从小习惯”。鲁迅先生的作品800多万文字，均是用毛笔写成。想当年，先生长衫一袭，执毛笔、濡浓墨，笔下却是对千年来传统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与反思，强烈的反差，增添的是文化的厚重。

走出上海笔墨博物馆不远，便是周虎臣的笔庄。记者也时时去逛逛，偶尔也拈一支毛笔，铺开纸张挥洒一番。寄情笔墨，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只是表达对传统文明的敬意。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何东宪 李丹
梁婧 教蓉
邮箱 jrbzmzk@163.com

七日

艺术可以直抵人心，可以让人顿悟，真的需要在理性层面上“懂”得么？像小孩子、像初中生一样质朴地喜欢不好么？

开学第一周，初一的小伙伴们发现，人教版语文课本把名篇《风筝》删掉了，据说是因为鲁迅不好懂。

用一位老师的话说，“这篇文章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去理解，对于七年级学生来说，确实不太好掌握”。这话听来好耳熟啊！相信每个考过中学语文的都有同感吧。说实话，这篇文章让初中生完全掌握是难了点，但就算是放在本科生课本里，就能保证学生们完全看懂么？如果不能，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就不

值得他们一读？

1000个读者能读出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孩子也能看出1000个《风筝》。无论如何，文中这句话初中生肯定能看懂，也肯定有共鸣：“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谈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无论小伙伴们儿时是否拥有过游戏的权利，看到此处肯定有话想说，有故事要讲，而且绝对不会雷同。在笔者看来，这就够了。干吗非得整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非得弄什么标准答案？说白了，这篇文章被去掉，恐怕不是因为不好懂，而是因为不好考。

被认为不好懂的不只是鲁迅，还有毕加索。在这位现代派大师的大展又将来到中国之际，画家陈丹青也谈起了“不懂”的问题。他说，“艺术是跟每个人的视觉，每个人的内心在沟通。这个沟通如果被所谓的不懂所阻碍是什么意思？……懂到什么程度是每个人自己的造化。当然，这里面又牵出很多的问题，

懂还是不懂

□ 张忱

我非常渴望回到像小孩一样，像乡下人一样非常质朴地面对一件作品的状态。有时候看到不懂的东西，我会非常喜欢，这个不懂本身就是一种状态，一种非常质朴的、原始的状态”。陈丹青其实提出了两个很好的问题。比如说，艺术可以直抵人心，可以让人顿悟，真的需要在理性层面上“懂”得么？像小孩子、像初中生一样质朴地喜欢不好么？

更不好懂的还有哲学。近日，中国首次获得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的承办权。这消息一直以来并没引起多少关注，但实际上此会水平颇高，堪称哲学界的奥运会。而在很多西方哲人看来，中国不该承办此会，因为当代中国人不懂哲学。前几年，著名哲学家德里达就曾放言中国没有哲学。但哲学家杜维明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真把这个批评当回事。“等于说人家说我们没有灵魂，而我们也怀疑我们是否有灵魂。”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从希腊开始就和宗教存在矛盾冲突，可是理智和

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如果不能拥抱中国智慧，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的确，外国人不懂中国哲学可以说是文化隔膜，自己也这么看实属妄自菲薄。不过，现在我们对传统哲学关注得确实不多了。哲学并不只是教条，更不是文字游戏，它能为所有重要问题的解答提供智慧。在对物质、功利无限追求的氛围中，我们也许可以从理智与信仰相融的哲学里寻到驾驭的工具和抗争的力量。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最近看到的一组照片。照片拍得是纽约某精神病院患者入院时携带的箱子，箱子里面放的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包括书、照片、闹钟、球棒、针线盒……还有各种看不出名目的收藏。这些物件，可以说是这些人与世界的最后联系，更是他们唤回正常生活的最后尝试。人同此心，如果哪天发现自己已经彻底“不懂”这个世界了，我们最想带上什么？